

# 国家艺术杂志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7月22日 星期三 第889期

新民晚报

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ss@xmwb.com.cn

20



张大千 荷花图

潘天寿 露气



齐白石 鱼戏莲塘



▲ 莫奈 池塘睡莲  
▲ 刘海粟 恰似贵妃出浴相

## 冰肌玉骨心洁净 且用画笔抒胸臆 ——他们笔下的荷花

◆ 王琪森

### 大千荷赠毛泽东

被誉为“五百年来一大千”的张大千，平生画荷咏荷，他尊荷花为“君子之风，其清穆如”。他曾对其弟子糜耕云讲：“中国画重在笔墨，而荷花是用笔用墨的基本功。”他笔下的荷花，或工笔精妙，富丽堂皇；或写意恣肆，豪放丰美；或亦工亦写，典雅雍容。可谓“奔放处不离法度，精微处照顾气魄”。因而被海内外艺苑尊为“大千荷”，在美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。特别是张大千在晚年创泼墨彩法后，使“大千荷”更是瑰丽多姿，气象万千。

1949年的早春二月，身在香港的张大千应老朋友何香凝女士之邀，为开国领袖毛泽东精心创作了一幅《荷花图》，祝贺新中国充满无限生机和光明前景。画高132厘米，宽64.7厘米，张大千工整的落款为：“润之先生法家雅正。己丑二月，大千张爰。”毛主席很喜欢这幅“大千荷”，常挂在中南海的书房中，后被编入《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》。《荷花图》为“大千荷”的经典之作，构思严谨而布局饱满，意境丰逸而气势豪放，舒展迎风的荷叶绿意弥漫，一朵盛开的白荷与荷叶掩映呼应，可谓汲天地灵气之精，持迎霜傲雪之姿。

张大千旅居海外期间，“行遍欧西南北美，看山须看故山青。”他笔下的荷花更是真情弥盛、墨色浓郁，充满着深切的乡思乡愁。1976年元月，他客居美国十七里湾环翠庵时所作的《彩荷图》上就题诗云：“江水秋弥洁，潏洏玉有文。芙蓉向风合，花影自缤纷。”尽管漂泊在太平洋畔，但画家依然思念着故乡四川内江的玉荷花影。

### 潘天寿荷寓“境界”

潘天寿是吴昌硕的入室弟子，吴昌硕一生钟情于荷花，“破古法”而“出己意”，其笔触遒劲老辣，敷色雍容雅逸。鲜丽处不轻薄，浑厚处不沉闷。吴昌硕曾颇为感慨地讲：“阿寿学我最像，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，大器也。”并欣然赠诗曰：“天惊地怪见落笔，巷语街谈总入诗。”潘天寿画荷花笔墨雄悍强健，构图奇崛简约，色彩明丽雅致，意境峻峭深邃，格古而韵新。徐悲鸿曾评说道：“绘图不拘中西，设色难在调和。阿寿擅用几种极难调和的色彩，

又到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时节。

荷花，又称莲花、水芙蓉、芙蕖等，古老的《诗经》中就传唱：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花”。而汉《乐府》的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则是至今流传的童谣。从五代的黄居采至宋代的赵佶、吴炳，从元代的王冕、张中、明代的徐渭、陈老莲到清代的八大、石涛、扬州八怪等，均有荷花佳作传世。古今中外文人墨客、丹青名家纷纷以笔墨为其传神，以敷彩为其增辉。

大块渲染画面，自有风格，尤其对色彩的领会，天资极高，在画人中不可强求的。”

1958年6月18日，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被前苏联艺术科学院聘为名誉院士，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国际荣誉。7月14日，他以饱满的创作激情画了《露气》，水墨酣畅恣肆，笔触奇拗生辣，结构大开大合，色彩红艳瑰丽，具有色不碍墨，艳而不俗的畅达效果。三片丰厚的荷叶高低交错呼应，相映着一朵盛放一朵含苞的荷花，荷梗劲挺，水草犀利，如刀如戟。整个画面墨色晕染，气韵清新，语境内蕴，意在告诫自己在荣誉面前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明智的境界。潘天寿曾颇有深意地讲：“艺术之高下，终在境界。境界层上，一步一重天。”当时中国的美术学院全都采用苏联模式，从列宾、苏里科夫到马克西莫夫，但有着“台州式硬气”的潘天寿却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坚持中国画还是要姓“中”的艺术原则。唯其如此，《露气》的笔墨形态、审美理念及创作思想，正是潘天寿“境界”的彰显与践行。

### 齐白石荷恋乡土

以“杏子坞老农”自称的齐白石，毕生保持了纯朴真挚的乡土情结，他对高洁不染、凌波浩然的荷花情系一生，为其写照。他笔下的荷花典型地反映了齐氏“红花墨叶”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标识，臻达了“笔愈简而神愈全”的意境。早在1917年，齐白石就在《荷花》册页上深情地题写道：“出污泥而不染，余与张五皆足与此花流匹也。齐大并记。”老人呈现了不同的荷风之韵，具有乡思情感的流露、民间情调的凸显及归朴返真的童趣。

作为一位生命不息，追求不止的艺术家，齐白石在“暮年变法”后的荷花令人耳目一新。其色调更加纯化妍丽，笔墨更加激烈而酣

畅，线条更加洗练而朴拙，构图更加简约而奇崛。如他88岁所作《鱼戏莲塘》，用红与黑构成，其稚拙简约的造型，明快响亮的色调，水墨对比的反差，工写结合的笔调，生动地展现了蜻蜓恋花、鱼戏莲塘的盛景，深得荷之神与莲之趣。老人曾颇有体会地讲：“懊道人（李鱣）画荷花，过于草率；八大山人亦画此，过于太真。余能得其中否，自尚未信。世有知者，当不以余言为自夸。识者自当窃笑也。”可见齐白石是在总结前人画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，诚如他所言：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。”

### 刘海粟荷变大法

刘海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，他以狂飙突进的精神率先在艺术领域实行变革与创新，自号“艺术叛徒”。刘海粟学贯东西，艺通中外，擅长国画、西画、书法及诗文。荷花，也是他一生所喜爱的题材，尤其是晚年多有涉笔，留下不少精品力作，被艺林尊称为“海荷”。刘海粟的荷花早年亦取法于青藤、八大、石涛、恽南田等，比较注重墨色笔势、气韵趣味。暮年变法后，开始运用泼彩泼墨法，气象雄阔壮阔、豪放激越，色调浓烈酣畅，瑰丽多姿，构图跌宕恣肆，醇严浑朴。

如果说张大千的泼彩泼墨法注重于晕染变化、恣肆淋漓，那么，刘海粟的泼彩泼墨法讲究凝重渗透、肌理厚泽，呈现了不同的艺术风采与风格取向。1972年刘海粟所画的《褪却红衣学淡装》中，他开始大胆地用石青石绿泼彩荷叶，形成了色彩斑斓、绮丽相叠的视觉效果和图式效应。但在构图造型上还是以线型为主要手段。到了八十年代后，刘海粟的泼彩泼墨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，他以块面整体造型构图，以泼彩泼墨法布局结构图式形态，

肌理效果厚重而富有质感，视觉空间雄浑而极有变化，可谓“骤雨旋风声满堂。”如他画于1986年的《恰似贵妃出浴相》，色彩华滋缤纷、红艳浓丽，构图丰茂饱满，极富张力，犹如正在上演一场声势雄壮的歌舞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刘海粟晚年的泼彩泼墨既坚守了民族风格，又展示了中西的突破，应当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但对其的研究与评述尚没有到位。

### 莫奈莲成交响

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可谓是超级“荷迷”，他将西方的艺术表现和东方的审美体验相结合，成就了不朽经典。

莫奈对莲花的倾情创作，可谓是融入了他生命的情感与人生的体验。也许是爱之太深，他不仅不断画莲，而且亲手种莲及造园。1883年，43岁的莫奈在吉维尼住进了一栋塞纳河边的农庄，他在庭院中开凿了一个池塘种莲。为了便于观莲，他还在池塘中架了一座玲珑的日式小桥。此后的43岁岁月中，他与莲花朝夕相伴，日观夜赏，用画笔忠实地记录描绘莲花的不同风情韵味。1900年的岁末，莫奈第一次在丢朗-吕厄画廊展出了他的《睡莲》系列，共13幅。端庄秀丽的睡莲凌水绽放，在明媚的阳光映照下，弥散出缤纷斑斓、变化莫测的色彩，给人以如梦如幻的感觉。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、岸边垂柳和池中桥影，营造了一种恬静安谧的田园氛围。色与光，影与景组成了具有震撼性的视觉冲击力。画展的成功、睡莲的魅力，使莫奈成了吉维尼的名人。1901年，他又买下了莲池南面沿河的一块土地，扩大了种植面积。1909年鲜花盛开的5月，莫奈又在丢朗-吕厄画廊办展，一下子推出了48幅《睡莲》，笔触更为生动传神，构图更为婉约奇逸，图式更为丰逸瑰丽，轰动了西方艺界。其后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在离他莲塘仅40公里的地方轰鸣，已75岁的莫奈在丧妻多病以及失明威胁的情况下，开始了连续12年的宏大巨制《睡莲》的创作，一直到他1926年逝世前数月才完成最后一笔，并将之捐赠给了国家。《睡莲》感动了无数人，当时的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也专门向他表示祝贺和敬意。而莫奈则平静而坦然地说：“我只是观察了世界所展示出来的一切，并用笔录下来。”